



说胡须

□ 蜀水巴人

诗 绪

腊月

□ 方华

落在老屋上的雪
在朝阳的檐角融成一行清泪
冰封的乡愁开启
思念连接故土

那些被腌熏的生活
晾晒在寂寞的院落
三两句乡语对白
被暖暖的阳光遮掩去
寒湿的一面

亲情在灶膛里跳动火焰
温热了一壶老酒
炊烟袅袅，在村庄的上空
向远山召唤

篱笆墙边的两只花狗
停下嬉戏，竖耳聆听
喳喳的喜鹊在村头那棵老树上
正把老时光唱成新谣

近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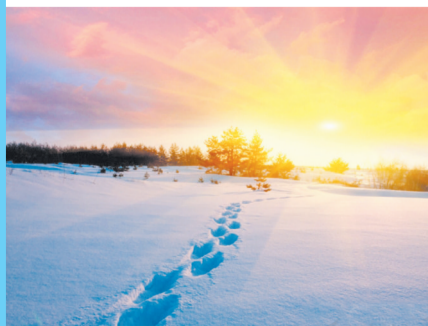
□ 吴辰

祖母说，大寒过后
春天就近了
立春、雨水、惊蛰
这些美妙的故事，会相继发生
花花绿绿的意象会充盈世界
温暖，必将如期而至

白昼吞噬着夜晚，回家的日子
近了。视线越来越明晰
就像老家洁白的炊烟
挺立的泡桐以及深沉的山与水

日暮时分，一群孩子
再次奔向村口。越来越近了
他们能听到父母的呼吸声
从山的那边传来
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

祖母说，生命中
那些纯真而美好的事物
等下去总会来的。闭上眼睛
你听，脚步声近了



古代帅哥的评判标准，与现今的小鲜肉有明显的不同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没有一部漂亮的胡须，想顺利当选美男恐怕不那么容易。

关于胡须问题，语言学家王力与作家沈从文曾经有过一番争论。王力以为古代人胡子长得好，是“美男子特点”。而深入考究过中国古代服饰的沈从文，则以文物实证论述，“魏晋以来有一段长时期，胡子殊不受重视”。两位大家引经据典，在各自领域分别较真，倒是让一众看客颇为受益。

争论归争论，古代人大多喜欢留胡须，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里，记述上古神话，其中一段儿就涉及到胡子。“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，黄帝上骑，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，龙乃上去。余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龙珣，龙珣拔，堕，堕黄帝弓。”简单翻译一下这段话，即是都想随着黄帝上升，情急之下众人一齐拽着龙须，结果，龙须被拽断，许多人掉了下来。有学者据此研究，古人的胡须情结，或许与龙图腾崇拜有关。大同代王府照壁是全国最大的九龙壁，壁上九龙个个“蓄须”，真切切切。其他地方或雕塑或绘画，但凡涉及到龙的形象，都有一部美髯凌空飘逸。

为了凸显帝王的威严，无论如何该有一部好胡须。且看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：“高祖为人，隆准而龙颜，美须髯”，刘邦的胡须很漂亮。《资治通鉴》写唐太宗相貌，“神采英毅”“壮冠虬髯”，额头很宽，胡子打着卷儿。李世民长这样一部胡须，是不是和他有鲜卑血统有一些关系？割据江东的孙权，碧眼紫髯，胡须颜色居然近似于红胡子。埃及法老图坦卡蒙，不到二十岁暴亡，去世时还是少年。按理说，这个年纪留不起什么长胡须。可是，我在埃及博物馆观赏其镇馆之宝时，看到图坦卡蒙的金面具，赫然“长”着美髯。看来，靠胡须“立威”，中外皆然。至于虬髯，除了胡子本身拳曲以外，还络腮鬃鬃，蔓生枝节，长得像野草一般。在文学作品和一些绘画中，李逵是一部乱蓬蓬的虬髯，钟馗也是这样一部虬髯，大黑脑袋，再配上刺猬一样的胡须，多了一分豪横，少了一分柔美。

有没有胡须，在古代还有另一层意思。该留胡子而不留，或者根本就没有胡子，大约只能是太监。古代刑罚，处以宫刑，不但要去势，而且还要把受刑人的眉毛胡须全部拔掉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里就隐晦地透露过。东汉末季，军阀混战，袁绍派兵入宫大杀阉人，将官所下的命令，即是“无须者杀之”。一番刀光剑影，宦官尽诛不说，一些未留胡子的正常人，也被统统冤杀。关键时刻，胡子可以救命，并不是完全妄言。

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不修边幅的宰相。一日上朝，“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，直缘其须。”虱子在宰相的胡须上乱窜，结果惹得宋神宗偷笑。下朝之后，同殿为相的王珪开王安石玩笑，说你身上的虱子很金贵啊。荆公不解，王珪回答，“屡游相须，曾经御览”，邈邈宰相给他说的特别调皮。宋代另一则关于宰相胡须的故事，发生在寇准和丁谓之间。“尝会食中书，羹污准须”。办完公事，一块儿吃个工作餐，留

着长须的寇准，胡子粘上了食渣。出自寇准门下的丁谓，怎么做呢？“谓起，徐拂之。”身为参政之一的高官，如此这般，连寇准都看不下去了。“参政，国之大臣，乃为官长拂须邪？”深感受辱的丁谓自此与寇准结下梁子，因而怀恨在心，“由是倾构日深”。溜须拍马的“原创”出处，倒是可以看成一出辨奸活剧，一部胡须使人认清了谁是奸邪之人。

对待一部胡须的有心无心，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，就有一则有关胡子的记载。唐代的大文豪韩愈，到了宋代画家的笔端，呈现的相貌是“小面而美髯”，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就是韩文公的真容。可是，一向科学严谨的沈括大摇其头，说你们画的全是江南的韩熙载，哪里是韩愈！“退之肥而寡髯”，胡须稀疏与否，成了“识人”的关键证据。曾经创制小龙团名列宋代书法“宋四家”之一的蔡襄，留着一部好胡须。偶然一天参加皇宫御宴，宋仁宗突然对他的胡子感了兴趣，借着酒劲问他，“髯甚美，夜间将覆之衾下乎？将置之于外乎？”爱卿唉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的胡须是放在被子里呢，还是搁在被子里呢？面对这样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，蔡襄惶恐之间居然不知如何回答。到了当天晚上，上床睡觉时，突然想起皇上的问话，蔡襄以髯置之内外，悉不安，遂一夕不能寐。”一会儿把胡子放被里，一会儿又搁外头，觉得怎么做都不合适。出自谢肇淛《五杂俎》的这则故事，令人读出了因为一个小小的胡须而有心无心之感。

宋代的美髯帅哥不少，宋代给胡子美容的工具方法也多。《武林旧事》中“小经纪”行当，专门列有一个“染梳儿”，不消说，这是专门贩卖染发染胡须梳子的经纪人。至于染料，西晋张华所著的《博物志》，就有染发的“药术”，讲明是“胡粉”兑白石灰，显然这“胡粉”来自西域。到了宋明时期，染料更加“天然”，主要是黑桑葚和以蝌蚪，发酵成泥再染发染须。明代注重养生的高濂称之为“神妙美髯方”。当然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捉来大量蝌蚪，恰恰有害环保。

再怎么讲，胡须似乎仅仅只属于修容的范畴。其实，有时候胡须还关涉生计。清代道光年间，京师四喜班有一个叫陈双的著名小生，年逾四十，将留须，班主苦劝不止——舞台上，谁见过留着胡须的小生！这摆明了是拿糖罢演的架势。班主无奈，允诺愿加包银，陈双方才不再留须。同一时期，还有一个昆曲名旦，入职华亭豪富家的戏班子，特别擅演杜丽娘。无奈此人胡须特盛，三天两头“须髯如戟”。豪富令其去须，恃宠而骄的名伶却说，俗语讲“去须一茎，偿米七石”，如果您舍得米，那我就痛快剃须。豪富大笑，这有何难？应允。结果名旦拔掉胡须四十三根，立马“挣”到了三百石白米。出自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里的这个故事，不知真假，但“杜丽娘”以胡须要挟到三百石白米，实在有违职业道德。



巴人说事



乡村腊月

□ 雨晓荷

乡村腊月是一首含蓄而凝练的诗歌。腊月的枝头落尽繁华的树叶，裸露的鸟巢泄漏出时光斑驳的痕迹，倦鸟在夕阳的余晖下归来。这幅诗意盎然的场景瞬间牵引出思乡、思家之情，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的诗句也就自然浮现脑海：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是的，乡村的腊月是那么的含蓄而凝练，没有过多的铺垫和熏染，一片片扑向大地的树叶，一缕缕升向天空的炊烟，一声声乳名的亲切呼唤，都是一首首清新而值得咀嚼的诗歌。清晨婉转的鸟鸣，是一首晶莹剔透的诗歌；黄昏时鸡鸭成群结队回家，是一首温馨的诗歌；飘香的腊肉和香肠，是一首洋溢家园味道的诗歌……那么让人回味无穷，那么让人魂牵梦萦。

乡村腊月是一曲缠绵而悠长的歌曲。“进了腊月门，转眼就是年。”一到腊月，乡愁乡绪的恋曲总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头喷涌而来，大有决堤成海之势。上世纪70年代，小伙伴们一到腊月就喜欢唱着“红萝卜蜜蜜甜，看到看到就过年”的童谣盼望着春节的到来，因为最令小孩子高兴的是过年能穿新衣服、吃肉，还能够得到压岁钱。如今的腊月，外出的游子无论在何方，也不管有钱没钱，都会迈上回家的征途，奔向团聚的家园。腊月是春节的序曲，杀猪宰羊在腊月进行，春运的序幕从腊月拉开，各种交通工具在腊月奔往祖国大地的村村寨寨，一群群“候鸟”在腊月开始大规模地迁徙，回家的歌谣在腊月嘹亮地唱响。

乡村腊月是一幅传统而又现代的中国画。代代相传的民间习俗，渗透出浓浓年味的村居，热闹而古朴的乡镇集市，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以及从祖国大江南北飞奔回乡的各种快递和包裹融在一起，徐徐展开犹如一幅幅清新的乡村画卷。乡村腊月，最壮观的是一辆辆各种品牌、各地车牌号的小车遍布乡镇的大街小巷或村寨的田间地头；乡村腊月，最激动人心的是除夕之夜彻夜不停的鞭炮声；乡村腊月，无论是留守家园的老弱妇孺，还是风尘仆仆归来的远方游子，脸上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平常寂静的乡村在腊月里欢乐起来，红红的灯笼挂了起来，红红的春联贴了起来，家家户户的鞭炮声随着春节的临近此起彼伏响了起来。寂寞而空巢的乡村，在腊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乡村腊月是一首永远写不完也读不尽的诗歌，人们世代代用尽青春和热血去撰写，老老少少用眸子和心灵去细细品读。乡村腊月是一曲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更新的流行歌曲，作词作曲的源泉永远是憨厚朴实的父老乡亲 and 沉默不语的土地、草木、砖瓦……而我们都是虔诚的演唱者。乡村腊月是一幅日久弥新的画卷，永远在游子心灵里铺展开来……